

◎短镜头

盲人听得见微笑



□王明慧

去年,我告别了学生时代,选择了人生第一份工作——做一名辅警。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军事化训练,于当年8月12日被分配在人民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执勤,正式成为一名交通辅警。高峰手势,平峰站岗;疏堵保通,处理事故;及时制止违法行为,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说服教育……这一切便是我的工作日常。原以为自己会被尊重,不曾想收获的却是充满嘲讽的质问:你是警察吗?原以为自己会被善待,可当我头顶烈日、昂着被晒得黝黑的脸去阻止行人闯红灯时,换来的却是恶语冷言。刚穿上警服时的满腔热血被失望消磨掉,在一望无际的冗长日子里,我甚至考虑要放弃。

很多时候人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扛不起很多事情,而是源于了无生气的日常。持

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工作了一段时间,我折生活因一件小事出现了转机。

犹记得那是个热得令人焦灼的午后,我在汽车站执勤。同往常一样,撵企图违法载人的摩的、批评肆意调头的司机……当火车站敲响下午一点的钟声,一位衣着破旧的盲人出现在我的视野。他背着重重的行囊,靠一根褪色的盲杖行走。他走下汽车台阶,站在人民路上。这是很喧闹的路段,车流人流穿梭,很久都没见他挪动半步。刚刚还在百惠步行街口跟摩的“斗智斗勇”的我,拖着烦躁的步子向他走去,问:“你去哪?”他循声把头转向我,笑着说:“火车站。”我打算把他送到目的地。我心中并没有掺杂所谓的同情和怜悯,只是把这当作工作的一部分。他全程都很积极地和我说话,我一直面无表情,一问一答。很早就听说,盲人虽看不见,但听力过人,我知道他听得见笑容。

尽管如此,我依旧无法热情,他却丝毫不介意,连声称赞我是好人。从火车站到售票厅的途中,一直有人议论、指点,“你看,交警在扶瞎子。”他都不予理会,继续和我讲话,直到有人说:“瞎子,你那么臭,人家女交警扶你,真是祖上积德……”此时,我才闻到他身上发出的阵阵臭味。我看了他一眼,看不出神情,也没有表情,但他不再说话了,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。接下来的几步路安静而漫长。临走前他小声对我说:“谢谢你不嫌弃我。”这时,我鼻子一酸,使劲挤出笑脸对他说:“您慢点儿……”

往回走的时候,心中充满懊悔。以前跟爸爸抱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,他总教育我说:“要对每个人态度都好点儿,你遇到的人不经意间都能给你上一课。”我从没有在意过,只当他是唠叨,但就在盲人小声对我表示感谢、然后转身离去的时候,我仿佛体会到其中的深意。

此后,我调整了自己对待工作的心情,摒弃了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的处事之态,对工作重新投入热情。今年2月的一天,我正上前阻止一个欲闯红灯的行人,旁边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先我一步喝住她。随后,女人羞愧地上了环岛。我向老人点头微笑,表示赞许和感谢。“闺女,你以前劝说过我,在解放路口,之后我就再没有闯过红灯了。”老人如是道。不去强求,便得到了惊喜。我在感动中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力量。

我越来越热爱自己的职业。我微笑着服务每一个市民,不再追究到底是不是善有善报,我只管行动,无暇索求。既然选择了交通辅警,便只顾风雨坚守。我相信微笑可以使人如沐春风,可以化解矛盾,可以让人滋生善念。



◎世相百态

阿丽的衣柜

□韦凤娟

阿丽是个精神不健全的女人,但阿丽的“衣柜”,让我心中五味杂陈。

阿丽六十岁左右,或许是天生智障,或许是后天所致,这个没有人能说得上来。她不是临颖人,听说是郾陵那边过来的,几年前不知何故流浪到临颖,住在一间盖了半截停工的毛坯房里,一待就是四五年。还听她有孩子,有一年儿子和儿媳来接她,她不肯回去,不知是家乡有伤她太深的人和事,还是这里有她太过留恋的东西,最终她留了下来。

一天,下着小雨,不大,淅淅沥沥,我随意在街上漫步,就走到了阿丽的“家”旁边。这个所谓的“家”,房顶只有里面后半部有两三块楼板遮盖,她的床铺应该在楼板下方,也只有这里能避点雨。房子前半部由于顶上没有东西遮挡,所有暴露的东西都淋在雨里,她用捡来的坏伞,还有一大块塑料布在上面稍做遮挡。门口没有门窗,敞开着,右侧有一辆破汽车半堵着,左侧,她用一袋一袋旧衣服垒起来挡着,这些袋子呈阶梯状摆放,以便于她出入。这个“家”最显眼的就是她捡的和别人送的旧衣服。右侧靠墙有一垛,衣垛左侧可供行走的一条窄路,也铺了一层厚厚的衣服,五颜六色,花花绿绿。她全部的家当就是这些无以计数的旧衣服。日积月累,多得用袋、垛来摆放。尽管如此之多,可她还乐此不疲地收集着,整个“家”就是一个“阿丽的衣柜”。

此时,阿丽开始悠悠地往外走。她的头发在脑后盘一个髻,有一根红发带短短地飘着,上身着一件短袖黑T恤,下身一条黑色带暗纹的打底裤,穿一件时下正流行的黑白格短裙。她走到门口,一抬腿,站在门槛上,这时我看见她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短靴,这身装束利落又不失时尚。她取下门口绳子上挂着的破雨伞,撑起,向东边走去。那姿态,轻盈中竟略带一丝优雅。

阿丽主要靠捡废品生活。可是,即便是精神失常,也无法阻止一个女人对美的渴望,她疯狂收集衣服就是证明。大概她有裙子情结,每次见她,她都是裙装,头上不是发箍,就是颜色鲜艳的头花、纱巾。

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收集衣服,打扮自己。有时也买包烟抽抽,神情简单而淡然,成为街边一道暗紫色的忧伤。

其实,“忧伤”只是我的感觉,阿丽并不忧伤,甚至很快乐。

◎美好人间

把眼前的生活,过成诗和远方



□郑曾洋

父亲看到邻居家都种上了萝卜白菜,有点着急,对我说,头伏萝卜末伏芥,中伏光种大白菜。这都立秋了,院里黄瓜、豆角都败了,得薅掉,把地翻一遍,整出来种萝卜白菜,要不就耽误时令了。

父亲做了一辈子农民,他对时令的敏感、对土地的怜惜我心里明白。可是,前些日子父母双双病倒,干了一辈子的种菜、翻地这些活儿,现在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父母过了大半辈子苦日子,好不容易熬到两个儿子都成家,本想在自家小院里

幸福安度晚年,没想到,疾病接踵而至,先是母亲突患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,病情还没有稳定,父亲又因操劳过度患了脑梗,也不得不住院治疗。

两位老人几乎同时被病魔击倒,我也几乎崩溃。万般无奈之下,我只得暂时丢下正在备战中考的学生,守候在父母身边。每天5000元以上的医疗费用、在父母的病房之间跑来跑去、抽空回学校给学生上课……最让我心力交瘁的是,自己焦躁难受的同时,还要轻声细语抚慰父母,让他们安心养病。

父母出院了,需要长时间锻炼康复,生活无法自理。弟弟远在山西晋城工作,这段时间,我单位、家里忙得几乎无法招架。在最艰难的时候,不能怨天尤人,而要咬牙坚持。短短一个多月,我的体重从144斤减至136斤。可是,看到父母身体恢复得都很好,脸上有了笑容,我也感到自己累并快乐着。

父亲病情好转以后,就操心着院子里的蔬菜,天天念叨,可是他的身体又不允许劳作,所以我说,你歇着吧,我干。

趁着空闲时间,我把小院里的黄瓜、豆角架子扒掉,秧子薅光,然后用粪肥把地筑起来,再用粪耙把前后左右耙平整,最后才撒下萝卜籽、白菜籽。这样写出来短短几行字,干起来却不轻松。用粪肥筑地,头几下还没啥,一会儿就汗流浹背。我干脆甩掉汗衫,光着上身干。毕竟还是三伏天,再加上我从小就被父母宠着,很少干活,这样的活干起来真的好累!大颗的汗珠子挂在眉毛上,粘在镜片上,“啪

嗒嗒嗒”不停滴落。父亲赶快递过来湿毛巾和水,让我干一会儿歇歇。我擦擦汗,“咕咚咕咚”往肚子里猛灌一阵子凉白开后,接着干。

小院里的萝卜白菜都种上了,看着整齐的菜畦,累得腰疼的我,擦了擦汗,从父亲手里接过切好的西瓜,甜蜜流进肚里,幸福流进心里。

白岩松有书曰:痛并快乐着;还听说不知是谁的一句话:就是一地鸡毛,我也要把它扎成鸡毛掸子。面对现实,只有积极乐观面对,才能把眼前的平淡琐碎甚至痛苦的生活,过成诗和远方。最困难的时候,需要的是耐心,是默默地付出。尽管这个暑假,因为要照看父母,我不能外出旅行,不能打篮球,甚至连读书学习都受到了影响,但我知道,父母一天比一天老去,我能陪伴他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少。跟父母在一起,让农家小院充满笑声,让父母感到幸福,就是我的快乐。

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!
电话:13938039936